

汉魏丛书

漢魏丛书

右顏之推還冤記一卷隋志本作冤魂志三卷文
獻通考又作北齊還冤志二卷入子部小說家次
述異記續齊諧記後今考本書所記還冤故事上
起春秋下訖晉宋無及北齊者徒以著書人係北
齊遂目爲北齊還冤志非也今書亦祇一卷中又
脫第七第八兩葉其第九葉載桓溫謁高平陵見
殷涓事前亦脫去數行今略從晉書采補遂以屬
魏城陽王元徽後其他脫簡無得而考矣大抵記
中事實多見正史然採摭未備亦間有異聞可補

史傳之闕者何氏叢書元本不收此書今從唐宋叢書采入要非足本好事君子有能蒐而輯之者是所望也汝上王謨識

還冤記

北齊顏之推著

臨川饒

本校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朝于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譴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于車。彭生多力，乃抵桓公脅。桓公薨于車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耻辱也。齊人歸罪于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貝

正有大豕從者曰臣見豕乃彭生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其臣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公焉

吳王夫差殺其臣公孫聖而不以罪後越伐吳吳敗走謂太宰嚭曰吾前殺臣公孫聖投于餘杭山之下今道當由之吾上畏蒼天下慙于地吾舉足而不進心不忍往子試唱于前若聖猶在當有應嚭乃向餘杭之山呼曰公孫聖聖卽從上應曰在三呼而三應吳王大懼仰天歎曰蒼天蒼天寡人豈可復歸乎吳

王遂死不反

漢世何敞爲交趾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蕪，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旁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日暮，行人旣絕，不敢前行，因卽畱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

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旁，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執妾臂曰：少愛有色，寧可相樂耶？妾時怖懼，不肯聽從。壽卽以刀刺脅，一創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貯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自歸於明使君。敝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敝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

皆繫獄。敝表壽殺人于常律，不致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殺。上報聽之。

漢時有王恠，字少林，爲郿縣令。之縣到釐亭，亭常有鬼殺人。恠宿樓上，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蓋。恠以衣與之，乃進曰：「妾本涪令妻也，欲往之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餘口，埋在樓下，奪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恠曰：「當爲汝報之，勿復妄殺良善耶？」鬼捉衣而去。恠旦收游徼詰問，卽服。收同謀。

十餘人并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殯葬。亭永清寧。人謠曰。信哉。少林世無偶。飛被走馬與鬼語。飛被走馬別爲他事。今所不錄。

漢孫策既定會稽。引兵迎漢帝。時道人于吉在策軍中。遇天大旱。船路艱澀。策嘗自出督切軍中人。每見將士多在吉所。因憤怒曰。吾不如吉。遂收吉。縛置日中。令其降雨。如不能者。便當受誅。俄頃之間。雲雨滂沛。未及移時。州澗涌溢。時並來賀吉。免其死。策轉忿。恚意竟殺之。因是策頗愍。常每彷彿見吉。復出射獵。

爲刺客所傷、治療將差、引鏡自窺、鏡中見吉顧、則無之。如是再三、遂撲鏡大叫、瘡皆崩裂、須臾而死。

晉明帝殺刀士金原、原謂持刀者曰、我頸多筋、斫之必令卽斷、吾將報汝、持刀者不能畱意、遂斫數瘡、然後始絕、尋見原絳冠朱服、赤弓彤矢射之、持刀者呼曰、金原緩我、少時而死。

瑯琊諸葛覆、永嘉年爲元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送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年始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貨、與伴共推元崇墮水。

而死。因分其財。爾夜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亡父事。及身被殺委曲。屍骸流漂。怨酷無雙。違奉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困臥牕下牀上。以頭枕牕。母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氏從姑兒也。具疏所夢。托二徐驗之。二徐道遇諸葛喪船。驗其父子亡日如鬼語。乃收其行。克二人。卽皆歛服依法殺之。更差人送。

喪楊都

晉夏侯元字太初，當時才望，爲司馬景王所忌而殺之。元宗族爲之設祭，見元來靈座，脫頭置其旁，悉取果食酒肉以內頸中。旣畢，還自安，言曰：吾得訴于上帝矣。司馬子元無嗣也。尋而景王薨，遂無子。其弟文王封次子爲齊繼景王後，攸薨，攸子因嗣立，又被殺。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弟云：我國傾覆，正由曹爽、夏侯元二人訴寃得申故也。

晉安定張祚，以永和中作涼州刺史，因自立爲涼王。

河州刺史張瓘，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進圖瓘。瓘率衆拒祚，祚遂爲瓘所殺。瓘後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底奴要當截汝頭。」瓘入姑臧，立張元嘗與元靜同車出城西門，橋梁牢壯而忽摧折。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鵲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守燉煌宋混遣弟澄卽于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爲反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劇我矣。」混自爲尙書令輔政，有疾，盡日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

火燒掘土則無所見。混因病死。澄又燃燈油變爲血。
廐中馬一夕無尾。二歲小兒作老公聲。呼曰宋混澄。
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後三年澄爲張邕所殺。
晉西域校尉張頥以怨殺麴儉。臨死有恨言。後頥夜
見白狗自拔劍斫之。不中頃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
在旁。遂以暴卒。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劫掠。于時丹陽陶繼之爲秣
陵縣令。微密尋捕。遂擒龍等。取龍引一人是太樂伎。
忘其姓名。劫發之夜。此伎推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

聲陶不詳審爲作款列隨例申上及所宿主人士貴
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
通塞遂并諸刼十人于郡門斬之此伎聲伎精能又
殊辨慧將死之日親隣知識看者甚衆伎曰我雖賤
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刼陶令已當具知枉
見殺害若死無鬼則已有鬼必自陳訴因彈琵琶歌
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遂夜夢伎
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忿訴之得理今故取
君便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卽驚寤俄而倒絕狀若風

癰良久方醒、有時而發、輒天矯頭反着背、四日而亡。
亡後家便貧、頤一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

宋泰初元年、江州刺史鄧琬立刺史晉安王子勛爲
帝以作亂、初南郡太守張悅得罪鎖歸楊都、及湓口、
琬赦之以爲冠軍將軍、與共經紀軍事、琬前軍袁顗
旣敗、張悅懼誅、乃稱暴疾、伏甲而召鄧琬、旣至謂之
曰、卿始此禍而欲賣死少帝乎、命斬于牀前、并殺其
子、以琬頭至、五年、悅寢疾、見琬爲厲、遂死、
朱齊豫章王蕭疑亡後、忽見形于沈文季曰、我病未